



捡破烂的都看不上的破烂 这些 80 后都当宝淘回来

文 / 本报记者 褚睿雅

对杜克和肚肚产生好奇,是因为贴在他们博客里的作品“构件人”,一个戴着小红帽、笑得很像水蜜桃的小姑娘。这是他们送给一家咖啡馆的开业礼物。这么甜美的小姑娘竟然是由杭一棉制件车间的木制构件拼接而成的。这堆构件是他们花了几天时间从拆迁工地上抢救下来的。9月2日下午,杭丝联旧厂房里,记者见到了这堆构件,也见到了他们捡来的一堆旧物。

芝蚂公社是杜克和肚肚的工作室,是一个以公共环境艺术为方向的公司。取名叫“芝蚂”,一方面是“CHIMA”的音译,另一方面是取“我们机构很小,人很少,在潮流中显得很渺小”之意。他们希望会有不一样的架构和机制,会更强调一些公共性。所以,它叫“芝蚂公社”,而不叫“芝蚂公司”。

1

走进他们的工作室——芝蚂公社,记者就开始寻找起“构件人”的影子,可是看来去都没有找着。杜克指着地上的一堆木头零件说:“构件人就是用这堆东西做的。”

拼得好好的,为什么要拆了呢?肚肚笑笑说,拍了照片之后,他们就把“她”给拆了,他们想用这堆零件拼接成各种不同的东西,构件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前些天,知道杭一棉的地块在拆迁,他们就很开心地过去“淘宝”了。工地已经被收破烂的人捡过一回了,留下的就是一堆破烂了。

连捡破烂的都看不上的破烂,在杜克和肚肚眼里看来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,虽然它们都是灰,沾满了机油,很脏。

把这些木制构件搬回工作室,好好清洗后,他们就开始尝试着构件重组了。刚好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开业了,他们打算用这些构件做个礼物。

肚肚尝试着在工作室的一楼摆了个小女孩的样子,然后站在二楼拍照,出来的效果挺好的,构件人就那么产生了。事实上他们在摄影棚里也摆了一次,还很用心地铺了白底,但拍出的照片反倒没有之前的好,感觉没那么随意。

2

除了构件人,杜克他们在杭一棉还淘到了很多宝贝。

一个老式的木头文件柜,贴了一张泛黄的贴纸标签,上面写着“台账”,墨水的痕迹已经淡去,打开抽屉,一股陈旧纸片的味道弥漫开来。杜克说:“这个柜子扁扁的,用来放照片很好。”想象着杜克和肚肚将把一张张有趣的、或者深奥的照片放进去,或许怀旧与时尚的结合就应该在这种岁月的余味中寻找。

事实证明,他们把这个旧文件柜搬回来是很有眼光的。当时,边上有个家具工作室,因为装修,就把很多家具寄放在芝蚂公社,有个客人来看家具,却一眼看中了这个旧文件柜,很想买走。

一些旧照片、旧文件夹、旧奖状、旧证书……有九几年的,有八几年的,有的还很新,有的已经残破了,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芝蚂公社的博客上。

杜克说,他们去捡的时候,杭一棉已经被处理过了。很多家具和厚实的木板都已经被真正捡破烂的人收走了,剩下的是在那些人看来没什么用处的东西,比如这些旧照片、旧奖状之类的东西。而他们这些业余“捡破烂”的,看到这些旧物却觉得很欣喜,因为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记。

在杭一棉淘宝的,不止杜克和肚肚两个,他们把一堆旧东西搬回去的时候,告诉了“邻居”(附近创意工作室里的人)是从哪里淘来的,结果大家都很兴奋地冲去了,搬回了很多“破烂”。